

# 彭公案

(五)

PENG GONG AN

• 中国古典公案馆藏善本 •

典藏精品

清·贪梦道人等 编撰

话说这一曲《西江月》，引出我国一部奇书新闻故事来，康熙佛爷自登基以来，河清海晏，五谷丰登，万民欢乐，国泰民安，在崇文门东单牌楼头条胡同，住着一位名士，乃四川成都府驻防旗人，姓彭名定求，更名彭朋，字友仁，乃镶红旗满洲五甲喇人氏，父德寿，作京官，早丧，母姚氏已故，娶妻马氏，甚贤慧，自己奋志读书，家道小康，康熙三十九年庚辰科进士……



# 彭公案

清·贪梦道

(五)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## 第二二四回 群雄改扮访贼人 豪杰有意欺差官

话说众办差官来至曾家场神拳太保曾天寿家中，在客厅坐候多时，还不见主人出来，心中都要看看这人是怎么一位英雄。天有正午，只见从里面出来一位年在二十以外的俊品人物，众人都站了起来，只当是神拳太保曾天寿出来了。却听那人说：“我家主人先派我问问众位，是从哪里来的？到此何干？”石铸说：“我等是跟钦差大人的办差官，来此见你家主人，要访问那盗银龙佩的贼人。”那人转身进到里面，又过了片刻，才见从里面出来一人。

大众观看，只见那人身高七尺，头戴新纬帽，身穿蓝绫绸袍儿，腰系凉带，足下青缎官靴，面皮微白，尖下颏，目如朗星，眉似刷漆，鼻高耸，唇似丹霞，彬彬儒雅，一团书气。来至客厅，各自通了名姓。曾天寿说：“今日贵人光降，真乃寒门有幸，不知众位来此何干？”石铸说：“只因钦差彭大人昨夜在公馆之内失去银龙佩，有人在床上寄柬留刀，上边说是曾姓之人。”曾天寿说：“原来为此事而来，这个容易，我告诉你几位吧，这盗银龙佩之人我倒是认识，要说带众位去捉他，我不是小瞧众位，就怕你们赢不了他。”飞叉太保赵文升和飞刀太保段文龙本是粗人，一听曾天寿之言，说：“你休长他人威风，你可带我二人去把他拿来。”曾天寿说：“二位若不相信，连我这样的能为，还时常甘拜下风。你二位先别动气，咱们先试试，如能赢我，我再引二位拿贼去。”赵文升说：“庄主！我看你像个瘦弱的书生，你还有本领呢？咱们比试比试。”曾天寿说：“把院中铺上绒毡。”来到院中，段文龙说：“我一人就能治他，不劳兄长。”跳过去伸手就要去抓，曾天寿一闪身，照定他左肋之上用二指一点，段文龙就像得了半身不遂之症，骨软筋酥，倒在地下。赵文升一看，也不知神拳太保的厉害，又跳过去一抓。曾天寿一闪身，他这一把就抓空了。曾天寿照他脉门一点，他也就躺了下来。花枪太保刘

得勇、花刀太保刘得猛二人同奔曾天寿，这二位拳脚精通，投过明师，访过高友，指望过去赢他，焉想一对面，二人也躺了下来。连石铸那样的英雄，他也不识人家的这路拳脚。孔寿、赵勇、纪逢春、武国兴四人议论说：“咱们分四面上去，叫他首尾不能顾及，把他扔一个筋斗，咱们就算不输。”便走过去说：“咱们看你到底有多大能为？”四人一齐拥上，曾天寿不慌不忙，几个转身，那四人全都被他用点穴的功夫治倒。

邓飞雄见赵友义、冯元志都害怕了，自己一想：“来了十几个人，躺了人家半院子，多丢人！我看他这拳脚，准是邪门传授，要讲血气之勇，我可真没把他放在心上，他这邪门我却不懂。”正自猜疑，只见从外面跑进一个家人来说：“回禀主人，外面有副将大人马玉龙，同着老少英雄在门外下马。”曾天寿说：“待我出去迎接。”只见追风侠刘云同着马玉龙已经走进来了。

马大人身穿便服，蓝绉绸长衫，足下青缎官靴，手摇团扇，白净面皮，俊品人物。左有一童，是双歪丝辮，白脸膛，神清气爽，怀抱一口宝剑；右边一个童子有十二三岁，圆脸，环眉大眼，梳着冲天小辮，扎着红头绳，正是小玉虎李芳和小神童胜官保。后面老少侠义全都来了。马玉龙一看他们来的人躺了半院子，自己气往上冲，勉强忍住。只见曾天寿先赶来请安，说：“绅民不知大人驾到，未能远迎，望求大人恕罪。”胜官保说：“庄主！我们这些人怎么得罪了庄主，治他等在此？”曾天寿说：“众位老爷们并未得罪，只因盗银龙佩的那人，比我的武艺高出百倍，我说众位要先得赢我，我再带众位拿贼去。是我一时斗胆，冒犯了众位老爷的虎威。”马玉龙说：“你点的哪路穴？”曾天寿说：“是活穴。”马玉龙说：“岳父，师兄！你二位帮我忙儿，先把众人救起来，叫他们走百步以外，周身血一活就好了。”说着话，三人到了众人跟前，也有用手推的，也有用脚踢的，不多时，众人都起来了，走上几步，身体复旧如初。

马玉龙说：“庄主，我看你倒是个聪明之人，如何自作无知之事？这盗银龙佩之人，你说要比你的能为大，如赢得了你才能拿盗银龙佩之贼，我且先领教你的武艺。”曾天寿说：“大人，我天大的

胆，也不敢和你比武。”马玉龙说：“好，你把我的办差官全都赢了，又不敢和我比武了。我是要见见那盗银龙佩之贼人，先和你试试。”曾天寿一听，说：“好哇！大人既要和绅民比武，绅民斗胆，也要跟大人偷学两招。”说罢就一抱拳。曾天寿倚仗着自己家传的独门五祖点穴拳，能隔山打牛，百步打空，平生未遇敌手，故眼空四海，目中无人。今见马玉龙要同他比武，哪里放在心上，自己总以为天下第一英雄就属他，焉知道天下能人甚多，出类拔萃之人不可胜算，真是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马玉龙才同他一交手，就知道这是五祖点穴拳，能隔山打牛，百步打空，自己听师父讲过，非八仙拳不能破他。连忙一换招数，就把八仙拳施展开了。走了五六个照面，曾天寿竟不能点在马玉龙身上，自己甚是着急。马玉龙一换式，顺手一指，却把曾天寿点倒在地，立朝上去，先把他扶起来说：“得罪得罪。”曾天寿今日是初次遇到敌手，脸一红，连说：“惭愧！实在仰慕大人的拳式。”马玉龙说：“我要领教那盗银龙佩之贼人，你带我前去见他。”曾天寿说：“那盗银龙佩之人，是我胞弟，他叫曾天福。”马玉龙说：“你是兄长，他是你的胞弟，怎么你叫曾天寿，他叫曾天福？这个我不明白。”曾天寿说：“是先生给起的，他的能比我更高，性情倨傲，故此我也管不了他。他要是爱上什么，就要什么，昨日在庆阳看马戏，必是看见了什么佳人，他回来和我说，我也没往心里听，他说非把这佳人要来不算。”武杰一听，气得二目圆睁，恨不能这就把他拿住，方出这口气。这时从外面进来一个家人说：“二爷回来了。”众位英雄一听，各拉兵刃，要去拿那贼人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二五回 忠义侠智斗曾天寿 武国兴愤怒见佳人

话说众差官闻报二庄主爷回来了，武杰一听，先就气往上冲，

拉手中单刀，赶紧扑奔后面。众人跟随着来到了花园之内，一瞧甚是宽阔，里面房屋不少，往东一拐，单有一座跨院。家人头前带路，到了门首，向众人说道：“我家二庄主就在这院里呢！”武杰头前进了院子，一看是北房三间，东西配房各三间，院中有十几盆花，上房有一个人在椅子上坐着，手中拿一顶毡帽盖着脸，身穿一件青绉绸长衫，脚穿一双青缎子抓地虎靴子，仿佛睡着了的样子。武国兴把手中刀一顺，说：“唔呀，混帐东西！你好大胆量，在公馆盗去大人的银龙佩，还寄柬曾刀骂人。”往屋中一跳，举刀就要剁去。那人站起来往里面屋中去躲，走慌了神，把靴子甩掉，漏出三寸金莲，倒把武杰吓了一跳，连忙退出来，说：“哎呀，了不得了！这是一段什么缘故？”

书中交代：这人原来是曾天寿的胞妹，名叫芸卿，家传的一身好本领。那日在庆阳府看马戏，见和尚老道乱杀人，她有心要帮助捉贼，又想自己乃是一个女流，并不认识人家，何必过问？后来见胜玉环镖打飞云，众人都说好镖，曾芸卿就派跟她的家人去访问这胜玉环是做什么的？那家人去不多时，回来说：“回禀姑娘，这胜玉环乃是跟钦差彭大人的差官夫人，很有武艺。”曾芸卿一生秉性高傲，最不服人，总想要会会胜玉环，看她是什么一个人物。到夜里，便亲自去到大人的公馆，把银龙佩盗来，又留下了一把刀，一首诗。诗上写了“专等佳人胜玉环”，原是为了见到胜玉环，和她比武，不料这件事弄得大了，那胜玉环如何能来呢？她回到家中和兄长一说，曾天寿说：“妹妹你做错了！明天钦差大人派人来拿盗银龙佩的人，那还是小事，玉环她丈夫和娘家的兄弟准来，这便如何？”曾小姐说：“不要害怕，我想玉环乃女中丈夫，她必前来，那时我要奚落她一番，然后再去请罪。”兄妹议论好了，立刻派家人预备，静等明天人来。果然今日家人先来报信，说那卖艺之人如何厉害，曾天寿就知是钦差大人派来明察暗访的差官，便派家人把四个卖艺之人叫来。那四位英雄先来，随后又有纪逢春、武国兴等十人来到。曾天寿见马玉龙同众人都来了，一想：“我若说是我妹妹芸卿所做，他们也不相信，不免叫他等目睹。”便先在外面告诉心腹家人：“你

进去对我妹妹就说是胜玉环来了，叫她换上那一身男子衣服，随后你再到客厅来报二爷回来了，你就去你的。”曾天寿安排好了，后才带众人来到花园之内。当时武国兴气往上冲，进房中见有一男子用毡帽遮头，便用刀砍来，那曾芸卿见不是胜玉环，却是个蛮子，吓了她一跳，连忙往屋中一跑，又把靴子甩落了一只。

武杰唔呀了两声，连忙退出来，到了外面就问。曾天寿说：“我也不隐瞒了。”就把上项之事说了一回，让众人到书房中落座。曾天寿随后又把钦差彭大人的银龙佩取出来，放在桌上，再把石大爷拉到外面，要叫他做媒，将妹妹许配武杰。石铸说：“这件事，我倒可以做得了一半主。”曾天寿说：“正是。”二人说完进来，石大爷一讲，武杰说：“我有妻子，凭我这身分，还养得两个佳人么？”石铸说：“不必推辞了，你方才把人家姑娘赶得脱靴现足，你不要，人家怕不答应。”纪逢春说：“这世间事就是不公道，小蝎子武杰已有媳妇，还有人家赶着给他，我一个没有，也没人给我。武杰，你让给我一个吧。”武杰说：“唔呀，混帐王八羔子，休开玩笑。”胜官保由后面照定纪逢春一拍，打了他一个嘴巴；曾天寿也瞅了纪逢春一眼。武杰哈哈大笑说：“好！有人打你这不知世务的东西！”石铸说：“你愿意，就给人家定礼。”武杰一想，这事也不好推辞，便把自己随身的一块玉佩拿出来给了曾天寿，彼此行了礼。曾天寿启口说：“这件事还要求马大人同众位老爷，在大人台前美言一二，说几句好话。”马玉龙说：“是了，我等必替你说。”曾天寿说：“今日天气不早了，也不能进城去，我这里备办酒席，求大人老爷赏脸。”马玉龙、石铸说：“就是吧。”曾天寿叫家人摆上酒来，众人开怀畅饮。马玉龙有爱慕英雄之心，便说：“曾天寿！你既然有这一身本领，为什么埋没林泉，何不图个出身，当下如随钦差西下查办，回来就是一件奇功。”曾天寿说：“既是大人厚爱，我愿效犬马之劳，求大人提拔就是。”马玉龙点头说好。说罢，众人推杯换盏，直吃到月上花梢，方才停杯罢盏。家人撤去残肴，送上漱口水来，漱完口，又吃茶，待家人安置好了床铺，这才安歇。

次日起来，净面吃茶，吃完了早饭，先叫纪逢春、孔寿、赵勇、李

环、李佩先走，其余均随马玉龙一同走。纪逢春忙到外边，拉过驴来骑上，他一高兴就加鞭紧打。孔寿、赵勇说：“你忙什么？一同走好不好？”纪逢春也不理论，只顾往前。出了曾家场的村口，应该往正西走，可是这驴却收不住了，一直就往西南跑去。这驴跑得真快，转眼到了一处庄门。纪逢春勒不住，这驴见了大门就往里跑。那大门内搁着有十几担瓷器，有人在树荫下歇着，见跑进一头白驴，上面还骑着一个人。众人怕这驴撞了瓷器担，赶紧就轰。驴一害怕，一摇脑袋就把纪逢春给摔了下来，正摔在瓷器担子上，打坏的碗不少。那些人都跑过来说：“哪里来的这野男子，往人家院里跑？我们这瓷器都是由江西定做来给庄主爷过生日的，自己画的花样，有钱都没地方买去，你赔吧！”纪逢春把眼睛一瞪，说：“赔东西是小事，你赔人吧！把人摔坏了，你赔得起么？”众人说：“担子被你撞了，碗都破了。”纪逢春说：“我的屁股也摔两半了。”众人说：“你不用跟我们胡搅，先把你捆上见我们庄主爷去。”

正说着话，只见由里面出来一人。众人说：“少庄主出来了，咱们告诉告诉他，哪来的这个雷公崽子？”纪逢春也不答应，连声说：“好好！你们非赔人不成。”说着话，抬头一瞧，由里面出来的这位少年，长得五官清秀，面如白玉，很是儒雅，细声细语地说：“你们嚷什么呢？他是哪里来的？上咱们这里来做甚？”众人说：“大爷，我们在这里正盘查瓷器，他骑着驴跑进来，把咱们的瓷器砸了一挑，不说情理话，还说把他的屁股摔两半了，叫咱们赔人，你说可恨不可恨？”这位少庄主一瞧纪逢春长相特别，穿着紫花布裤褂，抓地虎靴子，拉着一头白驴，黑脸膛，短眉毛，圆眼睛，雷公嘴，便说：“别放他走了！”众人各持兵刃，齐奔纪逢春而来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二六回 纪逢春跑驴惹祸 曾天寿指引英雄

话说纪逢春跪驴到了一庄所院内，把人家的瓷器碰了一挑，他还不说情理话。这时出来一位少年人，喝令家人打他。纪逢春伸手把锤掏了出来，要打众人。只见孔寿、赵勇过来说：“哪位是这里的庄主呢？我们这位是一个痴人，说话言语粗直，都看在我二人面上，碰坏了多少瓷器，查查数目，照买的价赔吧”那少年人过来说：“方才他要照你们二位这样说话，我们也不能欺他。这批瓷器要照照样买，此地却没有。这是我们派人到江西定做来的，每件瓷器上都有‘双塘山钱记’五个字，这是一百桌碗碟，还有十六只大瓶。他的驴跑到这里，把那边瓷器担子上的碗都碰坏了，他还不说正话。”孔寿、赵勇过去，叫纪逢春给人家赔个不是。纪逢春说：“把我屁股捧两半了，他们赔得起吗？”此时李环、李佩早回曾家场去送信，说：“纪逢春走错了路，跑到一处大庄院里，碰了人家的瓷器还不说理，咱们快去看看。”

曾天寿同众差官全皆上马，一直到了纪逢春碰坏人家瓷器的那所庄门。曾天寿说：“你们众位来吧，我给众位引见几位英雄。”一看孔寿、赵勇二人正劝纪逢春，曾天寿说：“众位！这里是我的亲戚，不要紧。”石铸就问这山庄叫什么名？曾天寿说：“这里是双塘山钱家寨，是我姑父家。我姑父曾出仕作过一任游击，现在自己告了终养。姑父姓钱名文华，绰号人称神枪太保，我表弟叫少太保钱玉。”正说着，只见那少年过来，向着曾天寿作了一揖，说：“表兄！你怎么和他们走到一处了？”曾天寿便把已往之事说了一回，派家人把众位老爷的马接过去，到里面坐坐。

这时，只见由正北屏门之内出来一人，说话声音洪亮。众人一看，那人年有半百之外，身高八尺，面皮微紫，雄眉阔目，身穿蓝洋

绉大衫，足下白袜云鞋，手摇一把翎毛扇，出来说：“原来是曾天寿，同你来的的是何人？”曾天寿过去给姑父行礼，说：“姑父！我给你老人家引见几位朋友。”用手指定马玉龙说：“那位是副将马大人，绰号忠义侠。”这神枪太保钱文华，当年开过镖局，家传枪法，远近驰名。追风侠刘云也认识他，过来见了，又给金眼雕、伍氏三雄等都引见了。钱文华说：“众位光临，真是三生有幸，请里面坐。”众侠义见钱文华是位英雄，都说：“很好，我等正要拜访。”

钱文华叫曾天寿带路，到了里面。众人见这所庄院，画阁雕梁，甚是华丽齐整。里面是上房五间，东西配房各三间，往东西各有门户。到了上房台阶之上，早有两个小童在那里掀起帘子，请众位进去。进到屋中，只见靠北墙摆着花梨木条桌，桌上文房四宝俱全，还摆着几个佛手、木瓜、大瓷瓶儿。墙上挂着一幅字画，两边有对联，写的是：

平生不作皱眉事，世上应无切齿人。

刘云、邱成、伍氏三雄众人落座。钱文华叫家人献上茶来，这才问道：“众位侠义英雄，来此何事呢？”马玉龙说：“我等跟随钦差彭大人西下查办，来到庆阳府。因彭大人公馆内失去银龙佩，还在大人床前寄柬留刀，故我等来到曾家场，把银龙佩找回。”曾天寿就把自己妹妹许亲之事细说一遍。钱文华便吩咐摆酒，要请众位赏脸吃杯水酒。马玉龙等知道钱文华与曾天寿是至亲，不是外人，这才用手一指纪逢春说：“我们这位是粗人，把你的瓷器碰坏了不少，也不懂得说情理话。”钱文华说：“此乃小事一段，何足挂齿。”

正说到这里，有家人进来回禀说：“庄主爷！你的拜弟、开会仙亭酒饭铺的周天瑞叫人家给打了，看看要死，现在搭着送来了。”钱文华听了就是一愣，说道：“我这拜弟素常公正，不是惹事的人，现被何人所打，快把他搭进来我瞧瞧。”家人答应出去，工夫不大，就见搭着一扇门板，把周天瑞抬进院中放下。众人看他浑身是血，甚是可怜。钱文华见他尚能说话，就问：“兄弟！你被何人所打？因为什么？”周天瑞说：“兄长！我也没有朋友，你得给我报仇。我这会仙亭是几千两银子的本钱，现今总算一本万利。因有一个大王

韩登，他是东门外二十五里地界冰山冷村的人，外人都叫他大王爷，倚仗着人情势利，无所不为。他常在我那里吃喝完了不给饭钱，昨晚又带着四个妓女来到会仙亭。当时正有官宦人家带着堂客吃饭，他带着四个妓女吃完了饭，把衣裳全脱了，做了些不才之事，把别人的饭座全搅了，人也不敢惹他。我过去说了几句话，口角相争，今天他就带人来，说这会仙亭是他的买卖，把我拉出来打成这样。兄长，我是买卖人，从来没同人打过架，他打了我，还骂到哥哥。你要给我报仇，先照样打他，夺过会仙亭来，再跟他打官司。”钱文华一听，说：“这还了得！打架打官司，都有我呢。”

众侠义一听，都各有气，说：“世上还有这等事，吃喝不给钱，反吵闹打人，夺人买卖，太是强霸欺人了！”马玉龙说：“钱庄主！你先给他上点止疼的药，再吃一服去心火的药，叫他只管放心，三天之内，把会仙亭给他夺过来报仇就是了。”钱文华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我给众位大人磕头。”周天瑞说：“他是天地会、八卦教，没人敢惹他。”马玉龙说：“他既是八卦教，拿住他就地正法。前番佟家坞被我们剿灭，现在凡是漏网的案后贼人，拿住就杀。明天我先访真了，再去拿他。”钱文华说：“我跟众位大人去。”钱玉说：“我也去。”马玉龙说：“很好。”

大众这才备马，一同出了双塘山钱家寨，径奔庆阳府。先把银龙佩交还大人，并把曾家场之事一一回明了，又说：“现有大王韩登，是八卦教的余党，在本地欺压商贾。”大人说：“这还了得，地方官为何不办他？”马玉龙就把周天瑞之事说了一遍。大人说：“他既是邪教，你可以按教匪办他，带兵前去捉拿。”马玉龙领命下来，到外面见了众家英雄，大家商量主意，要捉拿大王韩登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二七回

# 周天瑞请兰兄报仇 马玉龙仗义除恶霸

话说马玉龙把众差官叫到面前，大家设谋定计。他说：“明天我带着胜官保、李芳先去吃饭，瞧瞧这个韩登是什么样子？我变法挑眼，跟他打起来，你们也在外面吃饭，咱们装做不认识，大家把他打跑了，叫周天瑞重新开张。”大家说：“很好。”商量已定，次日起来，吃了点心，众人说：“咱们现在就去。”三三两两，头前走着。

这座会仙亭原来在庆阳府北门外，坐东向西，先前是大户人家的花园子，门外地方也宽。马玉龙带着胜官保、李芳，出了庆阳府北门，走了不远，抬头一看路东的酒馆，接着酒幌子，大牌楼金碧辉煌，上有泥金匾，是“会仙亭”三个大字，两旁有一副对联，上联是：“烹炒三鲜美”；下联是：“调和五味香”。马玉龙进了饭店，一看却并无饭座。这是因为大王韩登接过买卖来，就没人敢来吃饭，都知道他讹人，是一些匪徒，并不是安分的买卖人。马玉龙一看栏柜上坐着一个大胖子，年约三十八九岁，一脸横肉，项短脖粗，竖眉恶眼，身穿青洋绉裤褂，青缎抓地虎靴子，手拿一把遮天黑的雕翎扇子。见马玉龙带着两个小童进来，他便认作是一位阔少。他手下有四个管家，一个叫知古今、一个叫事情根子、一个叫谷化人、一个叫坏事端。这四个人比大王韩登还可恶，一个个倚仗主人之势力，在外面欺压良善。他们见马玉龙二十多岁，中等身材，面如白玉，五官俊秀，身穿月白洋绉大褂，足下白袜缎鞋，手摇一把团扇，带着两个小童，一个梳着双歪辮，身穿蓝川绸大褂，小抓地虎靴；一个梳着冲天竖的辮子，身穿青洋绉大褂，青缎抓地虎靴子。

马玉龙直奔后面，花园中楼台亭阁，很是雅致，从会仙亭后面一拐，就是五间客厅。马玉龙进来，有伺候的人赶紧把帘栊掀起。马玉龙一看，围屏床帐俱全，两个跑堂的却不像做买卖的样子，说

话时一脸的匪气。这两个伙计见马玉龙来了，说：“你们三位要甚么菜？”马玉龙说：“给我们来一桌上等海味席面。”这两个人答应下去，不多时，将酒菜摆上。马玉龙就问：“掌柜的姓什么？叫什么名字？”两人说：“我们掌柜的姓韩，在东门外住，叫大王韩登。”马玉龙说：“这酒席多少钱一桌？”伙计说：“不要问价，吃完再算。昨天有人一问价，把我们掌柜的问恼了，叫打手拉出去打了个腿断臂折，跪着给我们掌柜的磕了半天头，给了一千吊钱，才算了事。”马玉龙一听，说：“你们这地方好凶恶，这还了得。”跑堂的瞧不起马玉龙，马玉龙也不理他。喝了几杯酒，算把早饭吃了，说：“伙计拿了去吧，把帐给我开来。”跑堂的说：“不用开帐，这酒席带饭座，你给四千吊钱吧。”马玉龙说：“给我写在帐上。”说着话，站起来就走。伙计往外追着说：“掌柜的！你瞧瞧他们，吃了四千吊，一个钱不给，就要走。”

大王韩登一听，说：“好！吃完了不给钱，真是太岁头上动土，叫打手给我打。”因为怕周天瑞来打架，家伙都凑手，众打手立刻抄起木棍，就往里跑。马玉龙带着胜官保、李芳正往外走，打手照着马玉龙搂头就是一木棍，被胜官保飞起腿来，踢在肋下，踹了一溜滚，棍也扔了。这时又上来一个打手，李芳一脚踢去，这个也栽倒了。李芳、胜官保一阵乱打。在前面喝酒的人也都翻了，纪逢春、武国兴、孔寿、赵勇、李环、李佩、冯元志、赵友义八个人站起来，一脚就把桌子踢翻。那边赵文升、段文龙、伍氏三雄、金眼雕邱成、碧眼金蝉石铸、醉尉迟刘天雄、千里独行侠邓飞雄也拿起椅子和茶碗，向打手砸去。

大王韩登一瞧这些人，语音不对，老少不一，甚是诧异。外面有人嚷说：“韩登你出来，你当初是怎么夺人家会仙亭来的，光棍打光棍，一顿还一顿，今天瞧瞧你是朋友不是？”大王韩登一听，说：“了不得，果系周天瑞约来的人，要是庆阳府镖局子的人，没有我不认识的，这些人情形各别，我却并不认识。”他向着四个管家说：“你们可看见了？”四个人说：“瞧见了。”韩登说：“我养兵千日，用兵一遭，今天这场架可打得？”一看众打手，这个脑袋破了，那个胳膊坏

了，哎哟哟的，大家全不敢出去。知古今过来说：“庄主爷不必着急，我出去就是。他们说的，光棍打光棍，一顿还一顿，咱们打得过人家就打，打不过他们，我便挨打，决不连累大王。”韩登说：“好！既是这样，你出去吧！”知古今拿着单刀往外就跑。纪逢春正擎着短把轧油锤等着呢，见知古今打里面一出来，长得兔头蛇眼，鼠耳猴腮，他过去就是一锤。知古今拿刀一迎，被纪逢春一扫堂腿踢倒躺下。大众刚过去要打，知古今直嚷：“祖宗饶命吧！”马玉龙说：“不用打他，叫他去吧。”

知古今一走，韩登把眼都气直了，说：“好小子！素常跟我说大話，瞧见人一多就走了。”事情根子说：“庄主爷，你瞧我的，我可不能像他那样畏刀避剑，吃着庄主爷的饭，我不能为庄主爷出力，还能叫爷们生气么？”韩登说：“你出去拿一匹白布来，我缠缠腰。”韩登原本是绿林之人，这几年因不练功夫，成了个大胖子。他赶紧把白布一撕，在身上缠好，抄起两口刀来，打算一死相拚，如闯得出去，万事皆休，闯不出去，听他们打便了，这是他自己的本心。那事情棍子一照面就被人踢倒，刚要打他，早爷爷妈妈的乱叫起来。马玉龙说：“叫他滚吧！”事情根子连滚带爬地溜了。谷化人说：“庄主爷！你看这两人真是活现世，咱们爷们还怎么混，我去见他。”把辫子盘好，也没拿家伙，他跑出去就到众人跟前一跪，说：“众位爷们，只当我是个屁，把我放了吧，别再打我。”马玉龙说：“我们打的是英雄好汉，像你们这些鼠辈，谁来打你，快滚远些吧！”坏事端说：“庄主爷！你看他嘴里说的好，出去这个样子，我也不爱说，决不能像他们这样。”说着往外就走，刚一出门，却朝着每位磕一个头。马玉龙说：“走走走！”这小子站起就走，还说什么光棍不吃眼前亏。大王韩登一看，只气得三尸神暴跳，七孔内生烟，四个管家都是这样，自己着实焦躁，这才把双刀一摆，要与众人一决雌雄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二八回 打韩登复夺会仙亭 下请帖设聚群雄会

话说大王韩登见他的管家一个不如一个，俱皆逃走，自己气得容颜改变，一摆双刀跳在门外。纪逢春一摆锤过来，却不是韩登的对手；他当年本是个绿林中的飞贼，只因自己发了财，把功夫丢下，放了一身肥肉，今天用白布缠起，仍然不改当年威风，把双刀使得上下翻飞。纪逢春走了几个照面，就叫小蝎子快来帮他。武杰一听说：“混帐王八羔子，你自己不行了，就嚷叫老子，我来帮你。”说着话，来到临近，帮着傻小子动手。

这大王韩登骁勇无敌，石铸瞧他二人赢不了人家，自己赶紧靠过去，杆棒一抖，就把韩登摔了一个筋斗。韩登躺下就不起来了，说：“你们是周天瑞约来的么？打架不恼助拳的，你们打吧。”大家说：“好！你既是朋友，我们就来瞧瞧。”众人各拿霸道棍打他的下半截，韩登并不哼哈叫苦。众人一看，尚未打坏他的皮肉。这内中自有行家，刘云走过来说：“你们别打了，白费力气，就把棍子打断，他也不知道疼。他这个叫蛤蟆气，非得见血才破得了，不见血是白打，他也不知疼。”马玉龙说：“你们去把周先生搭来。”钱文华说：“早就搭来了，未曾通报于你，他要过来看打韩登，没叫他来。”马玉龙说：“叫他来看看，给他报仇。”

钱文华吩咐家人，将周天瑞搭在韩登面前。韩登睁眼一瞧，周天瑞说：“姓韩的，你打我的时候，含糊不含糊。”韩登说：“你不含糊。”周天瑞说：“你们且莫打。”便从袖内拿出一个锥子来说：“韩登：我要你一点东西，给不给？”韩登说：“我既躺下，要脑袋都给，由你挑。”周天瑞说：“我倒不要你的脑袋，我要你一只左眼。”韩登说：“你拿刀割了去。”周天瑞手中拿着锥子，就把韩登左眼剜出，血流不止。马玉龙说：“这再打他，把他的蛤蟆气给破了，他就知道疼

了。”大众这才把韩登打得皮开肉绽，鲜血直流。

马玉龙说：“韩登，你打官司，就把你送到衙门去。”韩登说：“我不打官司，你们不拘哪位，把我送到东门外二十五里的冰山冷村，我知你们几位的人情。日后我有能为，再报今日之仇。”石铸拿过一碗糖水来，说：“你喝了这碗糖水吧！”韩登焉知道厉害，接过来就喝了。石铸说：“这二次打可不好挨，要不横心，就得出声。”马玉龙说道：“不用打了，哪位送他去？”众人都不答应，打成这个样子送去了，一个也不用想回来。韩登说：“我姓韩的是朋友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哪位送我是行好，我决不能恩将仇报。”小火祖赵友义说：“我送你去。”碧眼金蝉石铸说：“算着我。”纪逢春问武杰：“小蝎子！你有胆子没有？”武杰说：“唔呀混帐东西！我的胆子比你大。”纪逢春说：“既有胆子，咱们送他去。”四个人拿过杠子木板，把韩登放在上面，搭着顺大路径奔冰山。

展眼之际，走出了二十余里。来到这个村庄一看，有土围子，东西南北四门，南北的门关着，就走东西门。四个人搭着韩登进了西门，又走有一里之遥，来到路北的大门口。刚把韩登放下，忽然锣声震耳，四门就紧闭起来。那四个管家带领喽兵，拉起白旗，摆了公牛阵，个个手拿双刀，大家齐声喊嚷，要给庄主爷报仇，把他们四个人剁了。知古今、事情根子、谷化人、坏事端各各耀武扬威，手执钢刀，一拥而上。大王韩登说：“且慢，且慢，你们别不要脸。这四位是特为送我回家的，俗语说得好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我的仇人是周天瑞，这四人是我的好朋友。你们四个人在那里说的很好，见人家就软，回到家门口倒凑胆子逞能，快给我把他们带下去。”知古今说：“庄主爷别恼，我想着使个稳中计，回来齐人，给庄主爷打接应。”坏事端说：“我怕庄主爷人单势孤，也是这个主意。”大王韩登说：“你们不要胡说，快快退去。请问送我来的四位贵姓？”石铸等各道了名姓。韩登说：“四位请进里面坐坐，吃杯茶再走。”石铸说：“我等不吃茶了。”

四人回归会仙亭，一看周天瑞旧日的伙计，掌柜的、掌灶的、跑堂的都回来了。周天瑞说：“我这买卖要重新开张，你们众位帮我

忙，以后韩登决不能与我善为时休。”马玉龙说：“那是自然，现在我们在这里访拿清鳳、飞云和焦家二鬼，大人还住几天呢，每天我给你拨十个人来把守。”钱文华说：“我同钱玉给你照料柜上。”周天瑞说：“怎敢叫大人劳心？每天有四五位就行了，若有事，再到公馆送信。”纪逢春说：“我在后边跑堂，我一人掌班。”马玉龙说：“也好，你愿意就在这里吧。”头一天留下了孔寿、赵勇，众人在这里吃完了饭，才回归公馆。第二天，周天瑞接过会仙亭重新开张，买卖照旧兴隆。

韩登回到家后，这口气不得出，把四个管家叫过来，写了几封书信，叫他们各骑马匹，去请他的朋友，前来报会仙亭之仇。头一封是去乔家寨请乔家五虎；第二封送到刺儿山请他的拜弟马松、史丹、王霸、吕胜、牛碧；还到张家沟请野人熊张大成；到龙山请铁臂猿胡元豹；到大龙山请镇江龙马德、闹海金甲王宠、三眼鳖于通、马江、马海；到小狼山请铜头狮子袁龙、铁头狮子袁虎、铁面大王朱义、混江鱼马忠；另外再请凤凰山一百单八鸟，连环寨四十八寨主，红果山侯氏八杰，二龙沟他的拜兄神偷苗天庆。这各山各寨人请多了，定于本月十五齐聚冰山冷村，明设群雄大会，暗中要取庆阳府，自立为庆阳王。后来又派家人到迷魂庄、三元庄、尹家庄去请人。总之，天下各处约的人不少。

这日韩登正在家中养伤，有家人进来禀报说：“庄主爷的拜弟、河南嵩阴县三杰村的蝴蝶张四爷来了。”韩登一听是知己的拜弟，赶紧吩咐有请。不多时，蝴蝶张四爷由外面走了进来。大众一瞧，这人手中拿着包裹，内中是夜行衣和单刀。他见了韩登就说：“兄长你好？”韩登说：“哥哥栽了！要有兄弟在这里，我也不至这样。”就把会仙亭之事说了一遍。蝴蝶张四乃江湖有名的大盗，与韩登是金兰之好。今日一听韩登这一片话，不由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便说：“好哇，欺负到你我兄弟头上来了！我今先到会仙亭去剁他两个，叫他认认我。”韩登说：“贤弟，你先不要去，我已经将天下英雄请来，在我家设立英雄会，报了会仙亭之仇，再夺庆阳府，自立为庆阳王。我是天地会中之人，我也想开了。”张四说：“我先到会